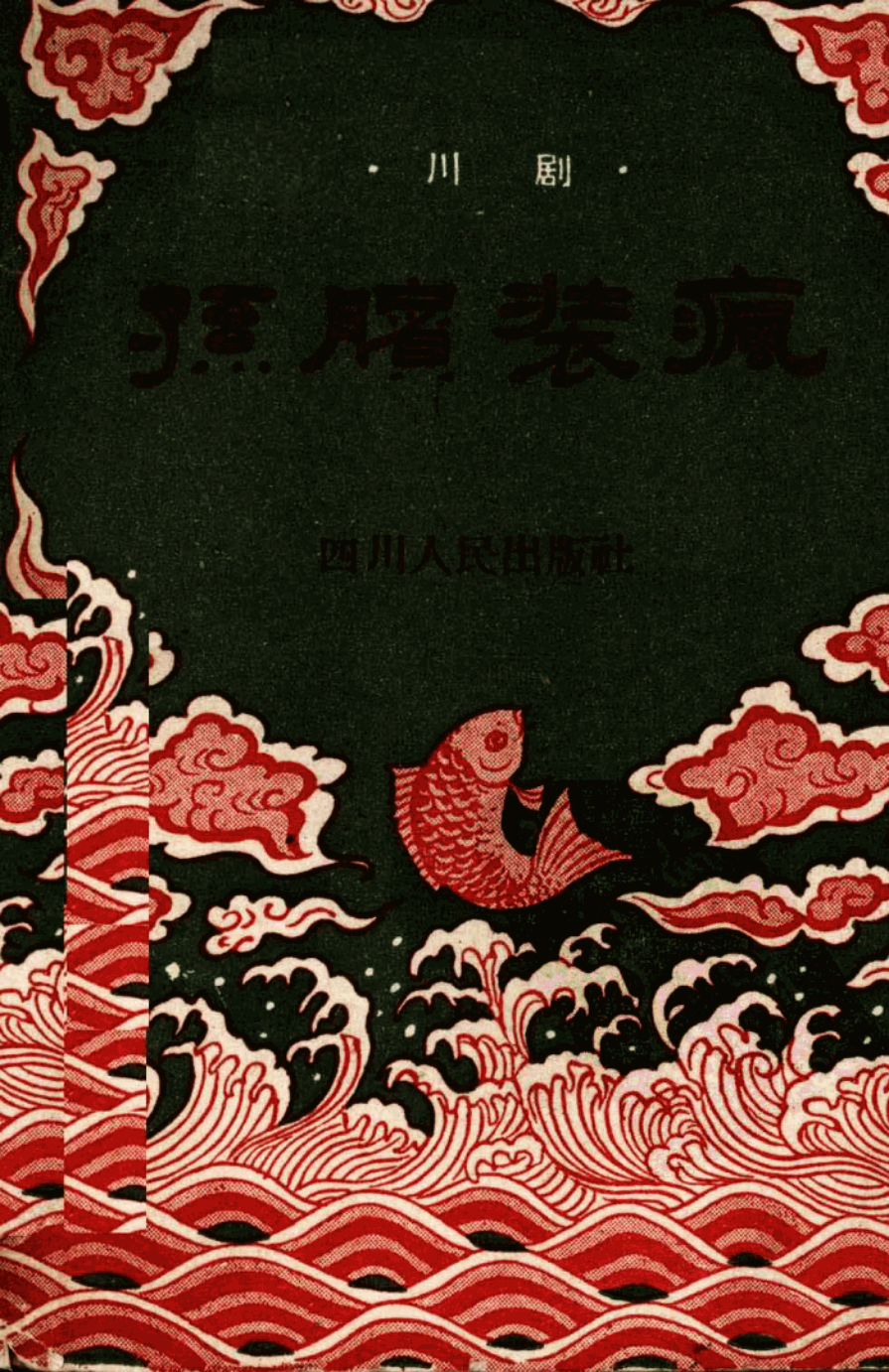


· 川 剧 ·

瘋裝瞞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川 剧 ·

孙 膺 装 疯

蔣俊甫整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状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新华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重慶印制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2}$ ·8頁· $\frac{1}{4}$ 印張·6,000字

1958年11月第一版 195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5) 4分

統一書号: 丁10118·302

內 容 介 紹

战国时，庞涓与孙臆同在鬼谷子門下習艺。庞涓急欲成名，坚决下山投奔魏国。魏王久慕孙臆德才，囑庞涓以礼聘孙臆下山仕魏。孙臆以友情难却，应聘到魏。庞涓妒嫉孙臆才能胜己，乃設計陷害，密告孙臆私通齐国。魏王怒惱，令將孙臆处以死刑，庞涓假意往奠故友，临刑时孙臆悲憤万分，感慨述說：师父枉授十三篇兵法，未救黎民于水火，竟遭惨死。話为庞涓听得，欲得孙臆传授兵法，乃又向魏王求情，免去孙臆死刑，削去双足。孙臆感庞涓救命之恩，終日忍住伤痛抄录兵書。后猛悟及庞之陰謀，憤毀其書，假裝疯狂，庞乃放松对孙之監視，孙臆始得机会逃往齐国。

这是一出失传已久的传统剧目。现根据已故琴师邓百高的手抄本整理出版。

人 物

孙 臆 龐 涓 元 丁

〔孙臆上。〕

孙 臆 (引)平生学道云夢山，
好习兵法拜王禅。
(诗)龐涓做事太不仁，
阴怀詭計害才能。
不辞千里来相助，
反遭削膝成废人。

山人孙臆，原本齐国人氏，曾与龐涓同拜王禅为师，好学兵法韬略。只因魏惠王招賢納士，龐涓别师下山，投靠魏王。初入魏庭，巧用机謀，卖弄本领，帶領人馬灭了蔡郑二国。魏王心喜，将他招为駙馬。龐涓便自以为才高北斗，无人可及。他以山人才学在他之上，深为嫉妒，假意修書荐某入魏同干軍机。我只当他是番好意，不远千里，惠然肯来。誰知龐涓这个国賊怕我孙臆将来要居他之上，夺他

之权，表面荐某入魏，暗地用計陷害于我，言我私通齐国。魏王惱怒，不查虛实，就要将我問斬。这个国賊倒做了假仁假义，在魏王面前与我留情；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才将我双膝削去。这国賊又将我軟囚書房，要我写全兵書一十三卷。事已至此，只好忍耐等待时机罢了。正是：

高山滴水积成冰，
庞涓不念旧日情。
画龙画虎骨难画，
知人知面不知心。（唱“解三皇”）
坐書齋心緒不宁，
回忆往事彻骨疼心。
想从前云夢山苦修道行，
只知道幽閑清靜。
布衣草履伴吾身，
埋头苦学听师教訓。
学的是三略六韜，布陣調兵，
无非是保卫国土，以防外侵；
并不想逞强凌弱，欺压近鄰。

庞涓相邀来书信，
同干军机到魏庭。
曾记得我离家别娘亲之时，
我老娘将我一手拉定，叫道一声孙
膺

娘痛心的兒呀！

（轉“搖板”）

兒此番去至魏国求官，
有望无望兒要早些回程。
切莫要萍踪无定，
使为娘朝日倚門。
到而今我双膝削去，竟成废人！
你知不知晓不晓母亲娘

（轉“二六”）

早知朋友不認真，
悔煞当初結崑崙。
只知朋友同性命，
全然不辨仁不仁。
事至此追悔无益，
也无須怨天尤人。
我只得还思想，再思忖

(轉“上板”)

還思想再思忖，這都是：

筆尖誤我我誤前程。(齊)

(夾白) 我一個人在此埋怨也是無益，
還是在此慢慢的寫，待機而行吧了！(拉
轎子，小開門，過場)

(唱“解三星”)

提羊毫我把兵書寫，(重句)

蒼蠅兒抱着我的筆尖頭。

(夾白) 蒼蠅哪，蒼蠅！孫爺心中有事，
你不要來打擾我，各自尋生去吧！

(唱原腔)

提羊毫再把兵書寫，(重句)

蒼蠅兒又抱着我的筆尖頭。

(夾白) 吓！這就奇怪！這蒼蠅兩次三
番抱着我的筆尖，這是何故呢？(肩
眼) 哦！慢道孫爺不願與你這國賊寫，
就是這蒼蠅，也不容我與你這國賊寫。

(唱“搖板”)

嗚呀，龐涓賊！

當初錯認昆山玉，

不該与賊結同心。
有茶有酒多兄弟，
急難何曾見一人。
只說你是一番好意，
誰知你才是狗肺狼心，反臉无情；
想到此我气更生，
不由人滿腔怨恨。（齊）

（白）不写了！不写了！我若写了，這國賊得了此書，他精通兵法战略，他必要拿去攻打別國，屠杀生灵，难道这不是我孙臆之罪嗎？唔，写不得！（眉眼）我若不写，這國賊他势必暗地命人杀我，我不如逃走！（过場）我双膝削去，举步艰难，縱然走得，也难逃出魏境。天哪，天哪！难道他画地成牢，我就坐以待死不成哪！（过場）我到想起一樁心事来了：从前庞涓修書請我之时，我去拜別师尊，我师王禅将我送至山脚，一手将我拉着，叫道一声孙臆哪！好徒兒！此番你被庞涓相邀，去至魏國，为师也不阻汝之兴，但庞涓那厮，为师素

知他的心性，同得患難，同不得富貴。
師徒分別，為師贈你錦囊一個，若遇急
難之時，你可打開一觀，可保你的性命
安全。事已至此，待我拆書一觀：奈何奈
何，苦受折磨，若要逃走，假裝瘋魔！
（重句）這瘋病我怎的裝法呢？（眉眼）
哦！有了。趁我心中着急，眼花神亂之
時，我將頭上青絲打散，黑墨塗臉！兵
書也不寫，我又不走，看他其奈我何。
趁元丁未來，我不免改變容裝。

〔孫臏更衣改裝，過場。〕

〔元丁端羊羔上。〕

元 丁 奉了龐爺命，書房送羊羔。（進房見孫
臏倒地，驚叫）孫爺，孫爺！請用羊羔。

孫 臏 爺不用了！（一足踢去羊羔，元丁大驚，
呆立無語）你與爺呈利刃來！

元 丁 這書房內無有利刃。

孫 臏 那那那，那是什麼？（指書桌上的羊毫）

元 丁 那是一只羊毫。

孫 臏 落在爺的手中它就是一只羊毫，落在你
龐爺的手中它就是一把利刃。

(唱“昆头子”)

俺将这笔尖兒，权当着一口龙泉剑。

(唱“端正好”)

一定取下你的人头来。

〔元丁以手抱头。〕

駕祥云去至灵霄殿，

四大天王把路攔。

那时节怒惱俺，

一口气将天王吹下南天。

双手推开了玉皇宮殿，

我一拳打倒了太行山。

就是那重重地獄我不懼，

这一足踢开了鬼門关。

我方才去至灵霄殿，

玉祖见我是大賢，

手挽手兒把衷腸叹，

叹了几輩好先賢。(故意問元丁)

吓！你是誰呢？

丁 我是，元丁。

腹 唉！你是洞宾哪？(唱前腔)

嗨呀！我的好朋友，

你和我相会在蟠桃会上，

那噫一别到而今，

掐指算来有数春。

今相会好有一比，

好比齐王乱点兵。

〔拉元丁，元丁欲跑。〕

元 丁 孙爷，快撒手！

孙 贲 （唱前腔）

若要我撒手，你我除死方罢休。

（眉眼）

嗨呀，冷起来了！（故作冷状）

好冷好冷真好冷，

冷得人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眉眼）

嗨呀，热起来了！（故作热状）

好热好热真好热，

热得人汗湿罗衫，

气喘不过身如火煎。

这其间，非当兒戏。（突然惊惶，故

作兵荒马乱状）

（夹白）嗨呀不好，造反起来了！

(唱原腔)

四下里刀兵齐起，
杀害了四海蒼生。(复唱此二句)
你来看男的男，女的女，
老的老，少的少！
嚎的嚎，悲的悲！
扶老攜幼，痛哭流涕。
这种惨狀，怎不叫人触目伤心。
事危急我要上天，嗨呀，无有路，
我要入地，又无門。
你叫我往哪里藏身！(齐)

[孙膑倒地。]

元 丁 (惊赫状) 嗨呀！吓死人罗！孙爷果然
疯魔了。(向上场門叫) 拜請庞爷。

[庞涓上。]

庞 涓 (念对子) 宁可我負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負我！

老夫庞涓。元丁，請爷何事？

元 丁 孙爷都疯魔了！

庞 涓 吓！他疯魔了？现在哪里？

元 丁 書房內。

庞涓 帶路。（进書房見孙膑卧地，惊駭）孙膑！

賢弟！你怎么样了？

孙膑 呼我者为誰？

庞涓 兄是庞涓。

孙膑 你是婁娟哪？

庞涓 唉！这不成話了。兄是庞涓哪！

孙膑 （唱前腔）

嗨呀！婁娟我的妻呀！

你就来来来，我与你說上几句知心話。

【拉庞涓走圓場。

我和你相会在南天門里，

說不尽的衷腸語。

又被那該死的飞蛾，（重句）

将你接去。

可憐我归家去，

茶不想来飯不思，

你把我衾边言，枕边語，

一旦且拋丢在东海洋里。

【庞涓用手攔开孙膑。背語。

庞涓 未必他真的瘋魔了？唔！我要試他一

試。賢弟那是什么？

孙 腹 那是花呀！

庞 涓 （背語）認得花何為痴呢？

孙 腹 （示意庞的心事）（接唱）

， 豈不聞風從花里過，

自古少年愛嬋娥。

（白）這一下好了，王母娘娘命得金童玉女，送來蟠桃與我們夫妻賀喜。

庞 涓 在哪里呀？

孙 腹 在那里（指側面馬房內的糞）走嘛走！

（唱前腔）

斗牛宮送來了蟠桃佳宴，（過場）

庞 涓 那是馬糞哪！

孙 腹 蟠桃！（拉庞同看）

你和我一頓飽餐。

（白）這一下你就請哪？

庞 涓 請來做啥？

孙 腹 請入洞房！（接唱）

今夜晚鸞風和鳴，（重句）

鴛鴦枕歡敘舊情。

（白）呢呀！你變了，你不是嬋娥！

庞 涓 我又是什么？

孙 臆 你你你，你是妖怪！（唱前腔）

哎呀！我把你害人的妖怪，（搖板）

我与你素日无仇，往日无冤。

你苦苦害我怎的，害我何来，

明枪容易躲，暗箭实难防。

我死在一殿秦厂，二殿楚江，

三殿宋帝，四殿五官，

五殿閻罗天子禁前，

訴我的仇，訴我的冤。

到那时我帶就小鬼夜叉，

活捉你了妖怪呀！

咱和你在孽鏡台，

辯一个誰是誰非。

来了来了人又来了。（重唱此兩句）

庞 涓 又是什么来了？

孙 臆 （接唱）

云端上来了几位老神仙。

赤精子，純阳子、云阳子、广成子、

啊还有，何仙姑她是我的舅母子。

不得相见又相见，

不得團圓又團圓。

(白) 嗨呀! 天要垮了!

龐涓 我有撐天柱!

孫臏 地要塌了!

龐涓 我有鎮地鞭!

孫臏 (接唱)

你縱有撐天柱，鎮地鞭，

到那時你也難逃去。(齊)

(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哭) 嘿呀!

龐涓 嘿咄! 孫臏果然瘋魔了! 這，(屈眼) 老夫還放心不下，元丁!

元丁 龐爺。

龐涓 你孫爺出入不可阻擋，暗地命人將他跟隨，若是假瘋魔，速報爺知。

元丁 (點頭) 是!

龐涓 正是：智賺孫臏入大梁，

要他兵法十三章。

老天錯把瘋魔降，

百計徒供夢一場。嗨!

[龐涓下。]

〔孙膑暗视，庞涓去后，又故意问元丁。

孙 膑 你是誰？

元 丁 我是元丁。

孙 膑 你在此則甚？

元 丁 侍候孙爷。

孙 膑 (故作怒状) 誰要你侍候！誰要你侍候！

〔元丁下下。

〔孙见元丁去后，四下张望無人，稍放下心。

(帮“尾煞”)

庞涓做事大不該，

不該用計害賢才。(“上板”)

假裝瘋魔他怎解，

免却天罗地网災。

〔孙做身法，下。